

“二语教学”与“外语教学”的比较研究*

武汉工业学院外语系 沙红芳** 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 顿祖纯***

摘要:“二语教学”与“外语教学”一直是中国英语教学界一个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它直接影响到我国英语教学的定位、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学方法的选择。本文从相关的理论研究、历史背景、教学差异等方面探讨“二语教学”与“外语教学”的区别,旨在揭示中国当前国情下的英语教学的性质。

关键词:二语教学 外语教学 中国英语外语教学

中国的英语教学是“二语教学 ESL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还是“外语教学 TEFL (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学术问题,因为它涉及的不仅是对教学的认识问题,还涉及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问题。“解决对英语教学类型的认识是当务之急。中国的英语教学是外语教学还是二语教学,不弄清这两种教学类型的差别,就会给我们政策的制定、教学模式的选择、教材的编写、教师的培养等一系列工作带来混乱,甚至走入脱离国情的误区,使我们的英语教学大走弯路”(宋晓梦,2001)。本文将对“外语教学”和“二语教学”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比较研究,旨在探讨中国的英语教学是“二语教学”还是“外语教学”。

1. 第二语言与外语的界定

有关“第二语言(二语)”和“外语”,很多专家给过定义。Stern(1983)指出,第二语言在一个国家有官方的或者是被公认的社会地位,它有与母语同等或更重要的地位。它通常是官方语言,也是教育语言。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第二语言的学习需要有语言环境的支持,人们通常习得二语。而外语指在本国之外使用的语言,人们学习的目的各种各样:如旅游、与持本族语者交流、阅读外语科技文献和文学著作等。由于没有语言学习环境,人们学习外语需要正式的指导和其它的措施来补偿环境的缺乏。

Ellis(1994)认为,第二语言在社团中起着法律的和社的作用,也就是说,有着自己母语的社团成员用大家都已接受的二语作为交际语言。而外语学习中,外语在社团中没有起社会作用,人们主要通过课堂形式学习。Littlewood(1984)也认为,第二语言在学习所在地有其社会作用,也就是说二语在学习者所属的社团中有交际功能。而外语学习主要是学习者为了与社团之外的人沟通而进行的。

束定芳、庄智象(1996)认为“第二语言”有两种用法:一是泛指母语之后习得的任何一种其他语言;二是与“外语”相区别,指在本国内作为通用语或其他民族用语的语言。二语和外语的共同特点是:(1)是一种双语现象;(2)在掌握的时间顺序上次于第一语言;(3)熟练程度不如第一语言;(4)习得方式一般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或自学。

* 本文为全国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资助金项目2004—2005年课题“‘外语教学’与‘二语教学’的理论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编号:JJWYZX2004095)

** 沙红芳(1971-),女,武汉工业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通讯地址:湖北武汉工业学院外语系,邮编:430023。

*** 顿祖纯(1963-),男,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通讯地址:湖北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430056。

英语辅导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包天仁教授说过：“第二语言教学就是在有语言环境的条件下学习母语以外的一种语言的教学。而除了英语课，其他课程用母语讲或大部分用母语讲，英语教学就是英语外语教学。”“英语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是二语教学还是外语教学，还有一个重要标志，那就是看当地学校的课程是不是用英语授课。”（宋晓梦）

简而言之，二语有以下特点：(1) 它是官方语言，在社团中起着法律的和社会的作用；(2) 它是教育语言，用英语来讲授其他课程；(3) 它是交际语言，学习者在目标语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生存，并且用它作为交际语言，二语在学习者所属社团中有交际功能。另外，学习者学习二语的目的是：满足日常生活需要；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手段。

而外语呢，学习者没有语言学习环境，他们主要在母语环境下学习。学习者的目的是顺利地通过考试，或作为备用的交际工具。

2. 英语作为二语和英语作为外语的不同发端

2.1 “二语”教学类型的产生

在英语为二语的这些国家，英语是辅助的官方语言（“官方”指它在一些语域有与其他当地主要语言同等的地位），有国内和国际两种用途，但以国内交流用途为主。二语使用者在国内交流中对英语有一定的依赖，因为英语是他们社会中司法、行政、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领域的专用语言。“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已经成为了当地一种重要的语言，被固定下来了，成为民族英语变体。英语在这里的作用有三个特点：(1) 用于非传统的英语文化环境；(2) 在特定的功能领域由熟练程度不等的人使用；(3) 形成了当地的英语文学形式”（Kachru, 1988）。例如在印度，英语首先是司法和行政语言，其次是教育语言，“大学 94% 的课程是用英语开设的”。另外，英语还充当印度的交流工具，“印度经常使用英语的人达到了三千多万，是世界上排名第三的英语大国，它的英语出版物也紧追美国 and 英国之后，占据第三”（颜治强, 1998），还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大作家；在新加坡，1987 年以后，小学、中学、大学的知识课全部使用英语；在南非，英语是官方语言之一。

英语的第二语言使用者主要是亚、非、拉三洲英国和美国过去的殖民地，如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赞比亚、津巴布韦、新加坡、尼日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四十多个国家（颜治强, 1998）。这里，我们分别以印度、新加坡、尼日利亚三国为例来考证二语教学类型形成的历时过程。

A. 印度

据《麦考利备忘录》（*Macaulay Minute*）记载，由于历史上印度多次遭到侵略和瓜分，19 世纪的印度支离破碎，在本地区种族林立，语言繁多，土邦与土邦之间，部族与部族之间矛盾很深，没有哪个民族强大到能够统一全国和全国的语言。英王君临印度后，统一的政府需要统一的语言。英国人最初认为可帮助当地人建梵语学校来统一语言，但遭到印度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因为梵语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已不能满足印度当时社会富国强民的需要。他们认为英国科学先进，在当地学校应选用英语来教授数学、自然、化学等知识。而英国人也认为他们通过教育可以培养一个新的阶级：“血液和皮肤是印度的，而兴趣、观念、道德、心智是英国的”（Kachru & Mc Arthur, 1992）。最终，英语成了印度殖民地当局的行政语言。

英国对全印的统治使英语得到了普及。只有通晓英语的人才有可能在政府中谋取职位；才可以在南亚次大陆通行无阻，从事经贸和文化活动。英语成了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工具。

印度独立后，英语并没有消失，相反，它传播得更加广泛、迅速。原因有三：一是独立运动的领袖来自经常使用英语的上流社会；二是国家内部的部族矛盾没有消失，有时还相当激烈，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任何一种当地语言作为官方语言都会引发政治危机；三是遍布全国的英语教育网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已形成了，这种英语教育机制在传播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上是不可替代的。

B、新加坡

作为一个海港城市和国家,新加坡的历史是从英国人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的来到开始,他于 1824 年从被荷兰控制的马来苏丹手里买下了新加坡,并使之成为英属马六甲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1946 年成为英国的一个单列殖民地,现为英联邦成员国。

新加坡的民族基础和语言状况促使英语在新加坡得到普及。“新加坡在淡水、食品、生产原料等方面对马来西亚有相当的依赖,所以使用马来语已成为一种需要。新加坡人 3/4 以上有华人血统,但他们的口语分别为粤语、客家话、潮州话、闽南话,不能相互理解,所以华人的通用语是普通话。马来人中还有讲爪哇语的印尼人,印度半岛人语言情况最复杂,包括泰米尔人、马里雅兰人、锡克人、巴基斯坦人、僧伽罗人等”(颜治强),因此选用任何一种部族语言作为该国的官方语言都将导致部族矛盾和冲突,这无疑为英语在当地的传播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现在英语是在新加坡出生的人群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也是官方语言之一。

C、尼日利亚

19 世纪中期,英国传教士在尼日利亚部分海岸城市建立了教堂和学校,并且开始干涉地方政治。英国于 1900 年在尼日利亚建立了南北两个领地,1914 年这些领地合并,组成了统一的英属尼日利亚殖民地。1960 年宣布独立,现为英联邦成员国。而且,尼日利亚全国有 250 多个部族,几乎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总数达四百种以上。而英国的殖民统治使英语在尼日利亚的传播速度极为迅速,并最终成为宪法规定的官方语言,也是小学三年级以后的教学语言。

2.2 外语教学类型的形成

以英语为外语的国家有很多,而且很多是大国,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巴西等。这些国家的人学习英语的目的大都是为了获取外部知识和信息,英语的主要用途是国际交流,强调对外交流的可理解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终身没有机会或没有必要用它同母语使用者直接交流。因此,在外语型国家,英语的功能是在科技、教育、工业等领域起辅助语言的作用,学校教育是英语学习的主要方式。从中国的英语教学发展史中足以窥见英语在他国形成外语教学类型的历史轨迹。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奉行闭关锁国、盲目排外政策。从 1840 年鸦片战争至 1919 年五四运动前的八十年间,清政府意识到要学习“西洋”文明,谋求振兴,才能巩固清政府的统治。于是外语教育被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先创办的新式学校大多是外国语文学学校。最早的新式学校是 1862 年建立的京师同文馆,接着有 1863 年设立的上海方言馆,1864 年创办的广州方言馆,稍后,又有湖北自强学堂,湘乡东山方言斋和京师译学馆等”(付克,1986)。自 1870 年至 1949 年的八十年间,我国有成千上万的人出国留学,美国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可以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来控制中国的发展”(付克,1986)。同时,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办学,传播宗教,进行文化教育渗透和侵略活动。进入 20 世纪后,中国的殖民危机更加严重,外国人办的学校更多,1918 年时已达 1300 所。他们办教会学校的目的是“培养一批将来有希望掌握中国政权的上层人物,并通过他们影响中国,进而统治中国。妄图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付克)。

从 1919 年到 1949 年的三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办了一些学校,培养了一批懂外语的革命干部。与此同时,国民党颁布“新学制”,模仿英美教育体制,外语从初中开始设置。在有些学校里,除英语课外,数、理、化等学科均采用英美原版教材,体育活动也常用英语来教。社会上,人们可通过各种途径接触英语,如英美原版电影、英文报刊、商业英文招贴等。半殖民地的社会使英语流行起来,对当时的英语教学也有很大的影响。1947 年,全国三分之一的大学有外国语系,语种大多以英语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学习苏联,因此外语主要是俄语,英语教学只能勉强维持。1964 年党中央确立了以英语为第一外语的方针,但直到 1985 年中国英语教学才恢复到 1965 年的水平。近二十多年来,英语教学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

由于受诸多因素的限制，中国的英语教学始终没有演变成二语教学。

3. 二语与外语在教学中的差异

3.1 语境 (Language environment)

在英语为二语的国家，二语学习者有一个自然的语言环境。他们周围绝大多数人用英语交流。例如，在新加坡，以英语为第二语言使用的人达到了 104.6 万人，还有 30 万人以它为母语。另外，这些国家的教育语言，大学、中学，甚至小学的知识课几乎全用英语授课。再者，英语为官方语言通用于中央政府和不同地区间的公务往来；英语是法院通用语言，也是各大报纸和广播电台的主要语言。在这样的环境中，英语学习者学英语的过程就像小孩学母语的过程一样，自然地、潜意识地学会，这也就是习得 (acquisition) 的过程。而在外语型的国家，英语学习者没有这样的环境，他们要在正式的课堂环境下有意识地学习英语语法知识和使用规则。“自然环境中的学习和正规的课堂学习有以下差别：在自然的二语学习中，二语主要用来交流；学习者生活在讲流利的目标语的人群中；真实的外部世界是他们学习的语境，开放而刺激；使用中的语言是自然真实的；强调的是交际中的意义。而在正规的课堂环境中，所学语言只是用于教学；只有老师会讲流利的外语；学生只是坐在四面都是墙的教室里学习；所学语言是被控制和简化了的；强调的是没有意义的句型训练”(Spolsky, 1989)。

在课堂环境方面两者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英语为外语的英语课上，强调的是语言形式而不是意义，英语也不可能被用作课堂管理或真正的社交目的 (Ellis, 1985)。而在英语为二语的英语课上，虽然交际强调的仍然是形式，但有很多意义交流的机会，而且英语是老师进行课堂指导和课堂目标的语言工具，因此，英语在二语型课堂教学环境中具有更为广泛的话语功能。

3.2 语言输入和输出

在英语为二语的国家，自然的语言环境，使英语学习者的输入在数量和强度上都比以英语为外语的学习者大得多。在前者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语言程度都很高，为“可理解性输入”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学习者可以与地道的或熟练的英语使用者交流，这有利于他们在语言能力上，特别是在口语表达上能达到与本族语使用者相近的程度。其中包括“针对外国人的谈话”、“教师语”、“同伴语”等。

而在外语型的国家，学习者却很难达到这种程度，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外籍教师，学生的语言输入基本来自本族语教师与教材，因此，(1) 难免缺乏语言的真实自然；(2) “教师语”的质量和数量不如第二语言教学课堂，“同伴语”的水平更差。同时，外语只是作为一门学校课程，既不作为教学手段也不用于日常交际和普通传媒，外语学习者很少能有机会直接接触目的语文化，容易造成语言学习与文化习得的空缺。

3.3 学习者情感因素差异

(1) 动机：在英语为二语的国家，由于英语在本国的特殊地位，如宪法规定的官方语言、教育语言、主要的交流语言等，学习者有强烈的学习愿望和动机。例如，在印度、南非等二语型国家，要想找到如意的工作，要想进入政府部门和上流社会，就必须懂英语，这会激励学习者的工具性学习动机。另外，生活在英语环境里，人们看英文电视、读英语文学作品，这种文化浸透使他们喜爱上了英语，而这种内在的综合型动机是促使他们持久学习英语的动力。但在以英语为外语的国家，学习者内在的综合型动机不如二语学习者，他们为了学英语而学英语，对他们来说英语只是一门必修课，学生只有通过这门考试，才能进入中学和大学。而在日常生活中，学习者的工具型动机较强，他们学英语是为了升学，找份好工作，或者是出国留学。

(2) 态度、焦虑、自信心：与二语学习者相比，外语学习者由于缺乏自然的语言环境，他们学习英语要从课本开始，依靠母语从字、词学起。“一个人要经过八年持续不断的努力，才有可能成为印度英语上层变体的使用者”(Kachru, 1983)；Hall (1955) 指出，在津巴布韦新几内亚的城市里，一个人要经过 10 年才能掌握英语，这是在二语型国家。那么在中国这样的外语型国家，英语教学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 (仅

限县城以上小学),一个英语学习者从小学到大学至少要花 13 年的时间学习,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未必都能真正掌握英语,加上沉重的升学压力,使中国的英语教学很难摆脱应试教学,学校教学只重视读写而轻视听说,这使学生很难用英语交流。这些因素让英语学习者认为英语学习非常困难,加上为应付应试考试,反复操练做题的枯燥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对英语学习失去兴趣,产生消极的学习态度,对英语学习产生的焦虑程度也随着学习时间的增加而增强,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畏惧与人用英语交谈、害怕考试等。但是,在英语为二语的国家,学习者除了在课堂上正规学习外,还有自然的语言环境,他们对英语学习充满兴趣,非常自信,也不会有害怕与人交往的焦虑。

4. 结 语

外语教学与第二语言教学有许多不同的特点,语言环境论、语言输入输出论、非智力因素影响论是划分外语教学和二语教学的主要依据。在英语教学全球化进程中,不同的英语教学类型总是在民族矛盾的产生和融合中定格;殖民统治将英语变成统治工具的同时也为其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

中国的英语教学是外语教学而不是二语教学这一点无可厚非,进行“外语教学”和“二语教学”的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如何吸收和借鉴不同教学类型中有益的东西,并结合自身的特点,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外语教学理论,从而推动外语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效果。任何孤立地、片面地看待“外语教学”和“二语教学”的观点都是与此研究的初衷相违背的,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1. Ellis, Rod.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 Ellis, Rod.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51.
3. Hall, R. A. Jr. *Hands Off Pidgin English*[M]. Sydney: Pacific Publications PTY. LTD. 1955.
4. Kachru, B. B. & T. Mc Arthur. *Indian English*.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5. Kachru, B. B.. *The Indianization of English: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Indian*[M].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6. Kachru, B.B.. *The Sacred Cows of English*[J]. English Today. 1988(4): 5-6.
7. Littlewood, W.. *Foreig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8. Spolsky, B.. *Conditions for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9. Stern, H.H..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anguage Teaching*[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0. 付 克. 中国外语教育史[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15): 46-57.
11. 束定芳、庄智象. 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29-33.
12. 宋晓梦. 是二语教学,还是外语教学[N]. 光明日报. 2001. 3. 29
13. 颜治强. 世界英语概论[M]. 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73-92, 117, 141, 183-184, 232-240.
14. 张尧学. 加强实用性英语教学. 提高大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J]. 中国高等教育. 2002(8).

(责任编辑:胡 雯、朱晓珍、甘艳芬)